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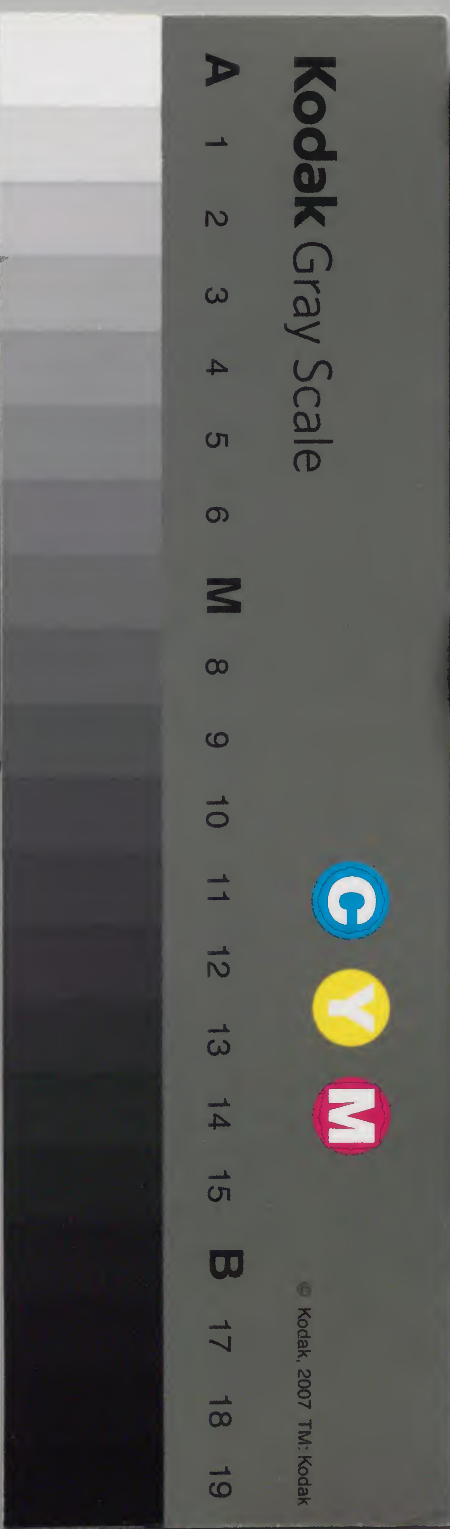
名賢言行畧

三

和書門		
六冊	二架	九〇函
二七三九三號類		

內閣文庫		
五函	二架	二六三號類
和書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393
冊數	6 (3)
函號	158 536



名賢言行略卷之三

本多作左衛門君重次

永祿八年。烈祖悉平參河。始置郡宰三員。以君及高力清長。天野康景任之。君性剛毅少文。直言不忌。若無智慮者。群臣疑其不勝任。及為政嚴而慈。決獄明斷。吏民大悅。群臣服。烈祖知人。

吾師敗于三方原。馬中添矢斃。步鬪為敵騎所圍。便揮槍刺一騎。奪馬而還。烈祖曰。信玄將乘勝圍城。吾聚兵而守之。恐糧食不給。君曰。臣聞

明治十二年

信玄入寇。輒儲糧峙穀。足支數年。烈祖悅。從此每征討。必以君為留守。

信玄善用兵。麾下多猛將。所向摧敗。天下震懼。勝賴繼立。負勇住兵不戢。然籍餘威。戰輒勝。天正元年。烈祖攻長篠城。勝賴分兵為二軍。一援長篠。一侵參遠。君及神原諸將留守濱松。君曰。我若襲武田信綱。破之餘軍。當不戰而走。乃與諸將掩擊。信綱敗走。吾師將追。君曰。諺云。捷須固。曹纓敵將聞敗。必來援。吾師疲不可當也。收兵入城。山縣穴山等果馳至。吾師還。長篠亦陷。

遂引去。甲州宿將。感眉相語曰。吾兵自先侯以來。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敗衄從此始。亡無日矣。

烈祖癘發背。醫治無効。漸危劇。烈祖自以為不濟。召宗戚勳舊屬。以後事。羣臣憂惶。固知所措。君侍病。請曰。老臣昔患此症。有一醫治之。遂愈。請召之。烈祖不肯。曰。死生命也。眾醫療之不愈。又召醫。似畏死者。吾不為也。君固請。卒不聽。則艷然變色。曰。公初易視。以為微恙。致大患。今有名醫可治。又不從。何愚也。臣耄矣。不忍後公。

而死。請從此辭。拂衣而出。烈祖令侍臣留之。君勵聲叱曰。丈夫一言告訣。可復留乎。侍臣持袂苦留。乃入見。烈祖曰。汝其狂乎。吾死汝當自重。在世策勵少壯之士。使社稷不淪亡。而欲先我死。何也。對曰。使老臣尚強壯。何敢從。浪死之主邪。今年已老。莫能為役。其誰能養之。且老臣結髮從軍。大小百餘戰。刀瘢如錯。繪眼中。鏃偏盲。指墮足跛。為支離不具之人。但公以舊臣加寵遇。為群臣所敬畏。一旦公棄群臣。敵國姑置之。公婚北條氏。必大舉襲我。將士新喪主。神

沮氣萎。莫肯放一箭拒之。家國不旋踵而為他人有矣。當是時。老臣猶偷活草間。外臣將相嗤笑曰。彼耄者。德川氏累世舊臣。其姓名人所知。而今如是。醜莫甚焉。故欲先公而死。為爾老臣。每見驍勇知名之士。不幸國破家亡。頰首屈膝。隸吾公麾下。碌碌與庸人為伍。心竊憫焉。不意今日老臣還為此一輩人也。因欷歔流涕。烈祖惻然心動。曰。汝言至矣。吾當召汝所薦治之。尚不起。汝宜護家國。使不為他人有。乃召醫醫言宜灸。君親取艾炷之。初不覺痛。寢炷寢痛。

傳以神膏。是夜癘忽潰。膿血流出。霍然起。君喜極而泣。侍臣亦莫不感涕。

遠州阿部川原。有巨鑊焉。相傳烹罪人之器。烈祖嘗見之。命吏遷于濱松。君途遇之。督役夫擊碎。使吏報曰。公欲廓清四海。撫綏人民。安用湯鑊之刑。臣謹為公碎之。

豐臣秀吉與烈祖連和。乞公子阿義君為子。君長子仙千代從焉。及秀吉為關白。奏請公子叙從四位下左少將。兼參河守。更名秀康。使烈祖西上。不許。道路流言秀吉怒。欲害公子。石川

數正之子。亦從在京。數正為秀吉所利誘。又懼其子見誅也。奔之。君稱兒母疾篤。徵還之。以明無貳心。秀吉數召之。不遣。秀吉怒。以為賣已。訛言喧然。京師兵興。烈祖與群臣會議。岡崎為襟喉之地。誰可守之。本多正信曰。非致死堅守者不可。烈祖曰。無以易重次也。乃付精兵數百。君承命。意氣壯烈。以死自期。烈祖賜書長子。許世襲。慰之。

秀吉使母氏抵岡崎。視女。蓋質之也。烈祖使君守焉。西上見秀吉。群臣猶危之。君於殿側積薪。

如邱侍女怪焉。私招奴與酒食詢之。奴曰：「聞
關白若害吾公，或留不遣，則將舉諸貴妃燔殺
之。故本多令奴輩日入山伐薪，積諸此而為之
備也。本多性卞急，憤公歸來之晚，數欲縱火。井
伊大久保固諫不果。京師諸貴妃，姣麗如神人，
一旦付煨塵，不亦哀乎？」侍女大懼，相謂曰：「彼日
來候起居，容貌兇惡可畏。因憶阿義君始謁殿
下侍兒仙千代，從殿下語曰：「叅河三尹有鬼作
左者，侍兒乃其子也。今見之，果猙獰如魑鬼。彼
卞急，公不蚤還，必燔殺妾等。」盍白太夫人，請亟

還公。相與具言。母氏大駭，寓書報秀吉。無何，
烈祖還三河，而輜輶亦西旋矣。侍女見秀吉泣，
懇君克憚之狀，乞加誅。秀吉笑曰：「德川氏有
佳士如此，我亦欲得此輩人爾。」

秀吉大舉征小田原。烈祖開沿道諸城借之。令
君及本多正信修葺之。秀吉入岡崎，君所守也。
不郊迎，欲見亦辭。秀吉入駿河府。烈祖來見，
豐臣將帥皆坐。君後至，昂立大言曰：「唉，吾公所
為不亦異乎？有國者，虛我居城而借之人，人若
欲借君夫人，亦將許之乎？」言訖即退。烈祖謝

座人曰。彼老為本多作左。某累世舊臣。頗以武事見知。而性倨傲。視人不啻如蟲蛆。今於諸君高會中。罵某如此。况二人相接之際。其不遜可知矣。願恕之。咸曰。聞令名久矣。今而後見之。寔過所聞。盖君此言。有以諷刺之云。

井伊兵部大輔君直

政直

父直親屬今川麾下。僕小野但馬。諧諸氏真。誣以謀叛。氏真令朝比奈備中圖之。新野左馬介諫氏真。保其無異志。陰遣人告直親。直親居采邑井谷。從二十餘兵。自往辨理。備中徼擊殲之。時

君周晬。新野乞而鞠之。其妻撫愛尤至。後新野戰死。妻託君於寺僧。及再醮松下氏。乃迎養焉。烈祖嘗途見君。神采朗秀。問之。或曰。名族井伊氏孤也。惻然憐之。召置左右。稍長。容姿秀偉。智勇絕倫。益愛之。賜舊食井谷。分騎士隸焉。武田氏亡。以其名將山縣土屋部曲。及關東壯士百餘騎付之。為一隊將。旗幟皆用赤。世稱井伊赤隊。

長湫之役。吾先鋒擊豐臣。後拒。敗之。後拒。走與前驅合。將復戰。君赤旗耀日。自山馳下。縱橫衝突。

西師大潰。橫屍蔽野。勇驚三軍。西兵畏怖。稱赤鬼。

君送關白母氏入京。關白饗之。以石川數正有雅也。接伴焉。君偃而坐。不與語。及關白親賜茶。數正又侍焉。君謂座人曰。此夫也。叛累世舊主。而屬殿下。義不可與坐。願卻之。一座駭絕。

烈祖偕秀吉圍小田原。城東有郭。曰篠。有橋焉。

烈祖召君。惟曰。橋。君不喻旨。夙夜深思。以為問橋下濠水淺深。親往測之。以白。烈祖又問如初。君益惶惑。思之四十八日。曰。吾得之矣。夜抵

橋視之。析弱踏之。頗危。急馳報。烈祖曰。是也。

汝去蚤悟。君俄督兵過橋。仰攻。遂破之。城兵敗走。

又進攻之。親發銃。銃裂傷指。不顧。急麾兵。擁鐵

盾直前。又破之。先儒謂。烈祖惟舉一橋。使君

自反。即聖人教人之方也。君深思不措。閱四十

八日。乃悟。可謂得其方矣。苟以此心求治國之

道。何憂不得。不爾說之。諄諄聽之。藐藐終不濟

事。况戰鬥呼吸成變。非自得其意。而善應之。雖

經口講指畫。其能不敗者鮮矣。

秀吉殂後。人心危懼。物議紛拏。嗣子秀賴自伏見

還大坂。烈祖將去大坂入伏見。是夜士馬騷然。禍不測。麾下篡嚴。夜闌有潛覘郎者。翌曉出郎使村越與惣右衛門乘輿。烈祖跨馬混騎隊。從森口。艤船而去。遙見銃手二隊。蔭映行松間。藥線臭甚。衆大駭。抵岸則君率兵而迎也。君衷甲披猩緋。綱縑銃手二千人。一卒牽彌八騮。彌八騮。烈祖所愛駿馬也。烈祖上馬。一鞭入伏見。君整旅徐還。風采凜然。觀者莫不贊歎。

烈祖敗西師於關原。命伊奈圖書於京。置新關。譏

察甚嚴。福嶋正則使人入京。抵關不得進。與邏卒忿爭。見殺。正則大恚。欲自訴得圖書。君遇于途。止之曰。吾當為子請之。正則許諾。乃見烈祖具述。烈祖曰。吾命圖書置關。彼使者不遜。見殺。非圖書罪也。彼欲得而甘心焉。不亦悖乎。君曰。誠如尊旨。然彼若不得請。必舉兵而叛。願公忍之。烈祖勃然變色曰。關原之戰。彼力戰立奇勳。然負功自恣如是。吾詎忍使不臯之士就死邪。君曰。彼兇悍驍勇。加以不世之功。不得一圖書。必煽動大閤舊將。屯相阪山。火三井寺。

據要地而戰破之難矣。今公畧定天下，萬姓嚮治而復動兵革，豈不惜哉！且圖書捐一身定禍，亂死亦榮矣。烈祖默然良久曰：汝宜處之。君徑馳入京，見圖書說之。圖書曰：臣之事君，死生一也。吾死而天下安，敢不奉教。乃自殺。君攜其首去，正則意不可得。將屯山科營中，甲而譁。君示以首，正則驚喜拜謝，事遂定。

井伊掃部頭君

直孝

君直政庶子也。幼育於箕輪里。正夜有盜數人入焉。君揮刀斬先進者，餘駭散。時年纔十一。人知

其為偉器。

君以父蔭為大番頭。浪華兵作，兄直勝多病。烈祖令君攝行。是歲又命代兄承家。君固辭曰：兄雖多病，帳下士乃殿下所付先人者。此曹平素攝政治國，有事則臣攝行臨戰，上不廢公事，下不斥適長，可也。何必代之不允。就首輔本多正信申請，竟不允。因繼家始入朝。直進坐正信之上，威儀儼然。退而謝曰：某繼故侍從家，與舊秩迥異，雖似不遜，焉得不自重。正信曰：今日之事，適與鄙意合。乃大君所以使代兄也。座人

私相謂曰。伊人昨為大番頭。其班迥在閣老下。今俄坐其上。威儀矜莊。不少貶抑。洵得大臣體矣。

浪華驍將。長曾我部元親為俘。烈祖見之。問汝方面將帥。不幸戰敗。何不自盡。而受纍繼也。元親從容對曰。初力戰得捷。後為赤隊所敗。命也。烈祖又問。何不戰死。曰。勝敗兵家之常。吾為方面之將。豈容輕死。君適在坐。進曰。向所謂赤隊乃吾兵也。元親仰視歎曰。敗我者子歟。有頃。卒伍引之立牆下。與脫粟飯醃鯁。元親愠曰。自古

將帥為俘多矣。而食奴僮之食。未之聞也。吾不欲食。宜速刎頭。君過而聞之。叱卒理膳羞。延元親於堂。解縛使殮焉。元親感其有禮。

台德大君將致位老于西城。令土井利勝召諸侯宣諭。咸拜賀。君獨不賀。大君起入內。令利勝問之。對曰。大阪之役未久。江戶駿河城壘修築相繼。加以日光山闕宮營造。諸侯助役。皆困於財用。今又傳位行大禮。諸侯財益困。必至聚斂剝民。是亂之端也。臣未知所賀。利勝以聞。大君召見慰諭曰。汝言是也。第諸侯列賀已畢。今

不可復改。然後來有所思，必當極言。利勝自側贊之，使拜謝。君曰：「臣言是歟？」殿下宜從。臣將拜命之辱，今徒以臣言為是，而不肯從，臣未知所謝。大君踧踖，利勝進賀曰：「臣等耄矣，無能為也。年少若掃部，忠直不顧諱，此社稷宗廟之福。天下久安之徵也。宜明日更諭諸侯。」於是傳位，誓延之命下。明良相遇，千古罕媿。聞者感歎淚下。

京極高實卒，無子。大君謂高實國當除，然不忍使累世名族不血食，宜賜侄高知，大津六万石。

酒井忠勝曰：高實先人高次，洎鳥居氏皆守城拒大敵者也。鳥居城陷身死，高次不能死，開城去。然以高次名族，賜若狹一國，鳥居以世臣賜岩城二十万石，忠恒早世，無子，國除，賜弟忠春信州三万二千石。今京極無子，仍賜其侄六万石，不亦太過乎？君曰：不然。高次嘗與東照大君比肩而立，又為豐臣氏親戚，然捨而歸，我以區區之衆，守孤城，當大敵，援絕力盡，開城去，不得已也。鳥居以身殉城，忠烈無比。然累世麾下，吾曹同僚，與外諸侯不同。縱使吾曹城邑悉為

縣官所沒。僅賜俸祿。亦復何言。此人臣之分也。不得以鳥居比京極。但大津乃京極舊封。今與之。似非新恩。不如別賜他邑。如舊封。其孰敢議之。乃賜龍野六萬石。嚴廟之為儲君也。近臣相議。佩短刀侍左右。儻有喪心病狂者。變不測。況儲君尚幼。尤不可不警備。宜脫刀而進。君聞之。笑曰。何陋也。儲君幼冲。世容或有圖不軌者。故益加警衛。雖刀上加刀可矣。近侍皆股肱爪牙。而有發狂行逆。則是天命已絕。吾末如之何也。已議遂寢。

初。烈祖與伊達政宗約。賜百萬石封。政宗藏璽書。請于台德大猷。二廟並不允。至嚴廟。申請益力。宰執以大君幼冲。辭焉。正宗不服。曰。東照大君璽書儼存。雖無請。固當賜封。如約。而閱歷三朝。恩命未下。何也。宰執憂之。君曰。祖宗所不允。今將奈何。予請任之。乃詣政宗邸。見之。曰。子有請于幕朝。故來議之。願觀璽書。政宗喜。出而示之。君覽訖。即扯裂之。曰。當時東照大君之意。雖倍此。且不靳惜。今則世遷勢殊。海內無間地。將於何處賜之。而子歷請于

數朝。曉然不已。吾恐子非惟不能得。必將禍于
而家。故予為子裂之意。氣壯烈。若相傳然。政宗
憮然自失。侍臣相視愕眙。畏君莫敢動手。既而
政宗徐言曰。事既至此。莫可奈何。惟後來國事
子善圖之。君曰。諾。由是事遂寢。夫以人臣裂君
上璽書。非深慮遠識。為社稷致身。圖天下之安
安者。不能也。

福嶋正則有罪。國當除。台廟時在二條城。召諸
臣會議。藤堂高虎等言。正則除國。遷謫於江戶。
命之。恐生禍亂。不若第以公事召而命之也。如

此。則臣僕在江戶者。失其主。勢不得舉兵也。
台廟以為然。時君在下座。高虎曰。井伊雖年少。
智畧過人。請一咨之。台廟呼使前。問之。對曰。
衆議。臣竊以為不然。今憂正則作亂。召而命之。
後有公事。召諸侯。皆危懼。莫敢亟至。則於政令
不無礙焉。且非所以示大義於天下也。臣愚謂
於江戶命之為可。若生禍亂。臣雖驚下。請為
殿下誅之。高虎以為不可。與君相爭辯。台廟
弗擇入內。是夜召君曰。向汝所言是也。但宿將
不可。故不輒從爾。乃遣久世坂部二子於江戶。

命之正則莫敢格。遂就謫。井伊藤堂由是有隙。迨高虎疾篤。遣价邀君。執手謂之曰。自京師之議。卒致踈濶。今吾死矣。敢以賤息累子。善視之。對曰。敢不竭力報知己之恩。從此二氏相親如故。君性儉素。不喜華侈。然封邑距京師不遠。加以海內無事。士風寢趨奢靡。君憂之。將就國。預製木綿衣。如從士之數。至封內。上下皆換衣。而藩士未之知也。皆鮮衣出迎。見儉樸。大恧。莫不面頰炭赤。由是風習頓變。

嘗出遊。見門廡菜敗。一士洗馬焉。徑入問其祿。對曰。百五十石。君擊節嗟賞曰。汝祿不多而能養駿馬。欲立武功於戰陣。曾屋宇荒陋之。不顧何壯也。彼堂廡宏麗者。觀則美矣。一旦有事。可騎而戰乎。即日倍賜其祿。闔藩聞之。莫敢復飾居室。

都下有一醫。出入列侯之門。君寵之。每相親狎。嘗寢疾。召醫室中。竹簣蒯筵。四壁糊以故紙。衾褥弊陋。醫以為太儉。規之曰。方今諸侯留心攝生者。席下列板二重。實以穀殼。惟公竹簣。寒濕易

犯豈攝養之道哉。且衾褥甚陋。雖陪臣未如是之痛也。君笑曰。汝刀匙則精矣。而未精於武也。夫帥師用兵。擲風沐雨。偃卧草野陣營之間。安得列板二重。實以穀穀邪。吾聞治不忘亂。方今天下無事。然安知無叛逆之臣。一旦攘臂而起。邪。故吾之所以尚儉甘淡者。將以勞動四肢。為國家致力於戰陣也。昧者不察。乃謂以三十萬石之封。而儉薄如此。殊不得體。顧不繆乎。武弁之徒。當尚儉省費。多儲戎具。若用錦綺製卧具。是特娼妓之事耳。後醫復至。時方隆暑。君導之。

行堂廡。取涼。每堂曝甲冑。鞍鐙。旌旗。兵仗之屬。盈席溢架。不知幾千百。偉麗奪目。醫大驚曰。盛哉。戎具。某入侯門多矣。未見如是之夥。且麗者也。君撫掌諶之曰。此乃娼妓之卧具也。永井尚政嘗詣君。問居官之要。君曰。善哉。問予少就仕途。敷歷諸官。以至於老。不無所得。然不可輕授。須齊戒受之。乃刻曰。尚政宿齊戒。着礼衣而至。君亦礼服出見。正色誨之曰。諺云。油斷大敵。此一語不可斯須忘也。君雖未學。授受鄭重。與太公授武王丹書相合。乃敬勝怠之旨。言異。

而理同真格言也

滋直 井伊鞞負佐君

君直孝長子少時直孝問吾欲使人傳汝汝於群臣中有稱意者乎對曰某以長子繼家一藩孰非吾臣今簡吾所愛而用之則不用者以為我輩不稱意各懷缺望不肯勵職事某不敢簡擢唯大人之命直孝感其有識後祝髮謝世人莫知其故或謂直孝以庶子代嫡長故君避儲位欲使嫡長之子嚴封洵有延陵遺風

神原式部少輔君

康政

關白與烈祖和以其妹嫁之君入京議禮館子

富田氏即日關白臨焉把臂語曰今日相見何幸也往年小牧之役子檄吾諸將辭甚不遜予不勝忿懸厚賞募獲子者今與德川氏結婚其忠臣良士乃予所愛重也故欲亟相見不能待廷謁詰朝入見關白饗之極豐定議而還溝口外記豐臣氏行人也嘗同堂而坐溝口倭稱疾著絮帽君在下座嫉其不遜謂座人曰諸君皆荷豐臣公重恩其尤厚者惟溝口耳眾問其故對曰某雖德川麾下祿足以養溝口數人

至于戰功。則不足當吾一臂。而傲然據上座。傍若無人。其假豐臣公威力大矣。故曰受恩尤厚。合座愕然。時君十萬石。溝口五千石云。石田三成陰召兵欲襲。烈祖諸將多衛邸者。君適西上。途聞之。星夜兼程。而馳至勢田。設新關。不通行旅。行旅闕。噎數驛。大坂喧傳。三成以為東師大至。懼莫敢發。三日而後廢關。行旅一時入京。絡繹相屬。是日君擐甲。散髮帕首。立馬標。入邸上謁。烈祖悅甚。君呼吏出錢數萬緡于府。付士卒入市買酒食。宣言曰。內府兵六萬俄

至。糧食難辦。凡可充食者皆賒之。又使買草鞋。殆盡。曰。兵十萬自關東至。於是諸侯黨石田者。畏强大多叛之。大坂益懼。不敢舉兵。從台廟由中山道會。烈祖於美濃。真田昌幸據上田城。攻之不拔。本多正信制之。乃從間道西上。君獨率兵過城下。昌幸闔門不出。抵美濃。則關原戰已訖矣。乃馳至草津行營。烈祖怒不見。台廟上下憂懼。莫知所出。君入謁曰。中納言公不能拔上田。又不及戰。非公罪。乃臣等罪也。人或謂。殿下怒不見果爾。殿下

亦不為無過也。關原之戰，社稷存亡所係，宜令飛騎告期，猶不至，則待焉而戰，未晚。殿下本月朔發江戶，十一日抵清洲，經二日屯美濃，十五日戰關原，雖兵貴神速，何太急也。烈祖驚曰：前月晦，飛騎報之，使會戰，而曰不亟遣，何也？對曰：貴价本月七日始達小諸，公駭，星夜電赴，而木曾棧道天下之危險，加以霖雨沉沒，脛大軍日馳十五里，士馬皆疲，其後戰期不亦宜乎？烈祖召价訊之，曰：霖潦河水皆漲，不得輒濟，故滯數日。烈祖意稍解，君又諫曰：中

納言公銳意欲拔上田，老臣等不可。會議彌日，不惟淹滯，并不得拔上田也。殿下父子之間，教戒之善矣。但公既繼位，秉天下之政，億兆所具瞻，而忤旨，不得奉歡，天下其謂之何？非獨公貽羞，殿下亦不免物議，而台慮不及此，何歟？烈祖感寤，召見台廟，語關原戰鬥之狀，且問上田軍事，相歡如故。台廟退而大喜，親作書賜君曰：今日精忠子孫百世不可誼也。後數日，偕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會宴，直政謂君曰：上田之事，子委身諫爭，遂能合兩府之驩，豈

獨為家國。抑天下蒼生之慶。其功過戰功遠矣。君聞之。意頗自得。忠勝曰。誠如井伊之言。然有一疑。子能解之否。子致諫諍。奮不顧身。忠矣。獨上田之事。胡為默。爾惟正信之言。是從也。吾曹為德川宿將。天下莫不知。子若一言脫口。孰敢不從。盍亦為先鋒一鼓而拔上田乎。則雖不及戰。其功尚可償之。老公之怒。未至此。而子亦豈有委身批鱗之憂哉。君不能答。因相視大笑。蓋君與忠勝同年生。又同閭。自幼相狎。竟莫逆於心。亦足見名將和協之風矣。

神原式部少輔君

忠政

君康政第二子。為大須賀氏義子。後歸繼本族。賜松平氏。任式部少輔。移封姬路。國用不給。賣家藏茶盒。天下名器也。某侯以萬金購之。君言我已賣家寶。貽羞天下。請以銅錢換黃金。某侯許諾。貿易闔都銅錢。載以車數百輛。輸送填路。君悉頒羣臣。賙其窮。某侯括封內財購之。世刺某侯而美君曰。侯鬻重器。令名著於天下。亦奇。

大久保左衛門君

忠武

君仕安祥公。有松平昌安者。居岡崎。兼領山中城。

欲悉并參河。公欲攻之。君諫止。一日暴風雨。叢山中拔之。將進攻岡崎。昌安懼。乞和以女嫁公。公喜。召君曰。汝功大矣。賞邑惟其所欲。對曰。竭力所事。人臣之分。何功之有。且子弟皆沾寵。得要地。臣又已老。無餘願也。公曰。雖然。不可以不賞。不然。無以勸士。君乃請斗量之。征以送老。許之。公本勢微地小。至是寢強大。開烈祖龍興之基。君力為多。

大久保新八郎君利忠

安祥公蚤世。岡崎公尚幼。從祖叔父信定逐公據

岡崎。悉奪封邑。安部大藏以公奔駿河。依今川氏。君兄弟留在岡崎。今川氏出兵。拔參州牟呂城。納公。信定疑君兄弟。携至伊賀八幡祠。使書盟書數通。君陰會諸弟曰。諸臣孰不欲納君。而信定獨疑我殊深。苟不先發。則悔之無及矣。密遣价告公。徵舊臣。拔岡崎。納公。悉復舊封。有二弟。曰忠貞。曰忠久。並仕安祥公。公令二人隸弟信孝帳下。天文中。信孝有罪。收采邑。信孝託今川氏請赦。岡崎公不許。信孝怒。欲舉兵。二人謂同僚曰。我以君命屬信定。非委質也。今信孝

謀逆。我將歸吾君。眾以為然。相率還岡崎。信孝氣沮。奔織田氏。

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君

世忠

烈祖攻梅坪廣瀨諸城拔之。畧定參河。勢寢强大。佐崎有寺曰上宮寺。與野寺針崎諸刹煽動檀越士民。推吉良義昭為渠首。舉兵而叛。烈祖怒。召羣臣。令之曰。一向宗之行久矣。吾舊臣率皆檀越。今教匪作亂。汝等其改宗。派獻盟書。勿黨逆亂。羣臣信異教者。不奉命。俄叛而從逆。凡八百餘人。惟君一族離姻戚。絕交友。捍衛。烈

祖。莫一人敢從逆者。築壘上和田。討勝滿寺。血戰無虛日。實永祿六年也。越明年正月。大戰于上和田。殊死格鬪。闔族僉從。莫不被創。烈祖亦屢危。二月。蜂屋半之丞。托大久保忠佐請降。烈祖怒不允。君諫曰。群臣叛者。不過戇愚信佛。豈合與叛逆同科。公若赦其罪。騷亂可一麾而定矣。不然。四鄰思落疆者。將乘釁而至。不亦危乎。且臣闔族裹瘡苦戰。無虛日。公所親睹。願以臣闔族之功。贖叛士八百人之死。烈祖默思良久曰。善。於是叛者皆歸降。義昭亡去。一國危

乱頓定。

元龜三年。吾師大敗于三方原。烈祖授牙旗於君。樹諸犀棧。收散卒。還濱松。是夜君請以銃手叢營。烈祖以為奇策。徵銃手。死亡畧盡。殘卒僅可三十。君益以手兵。得百餘。猝起叢甲軍於犀棧。鉛子兩注。營中大擾。信玄歎曰。德川氏今日大敗。將士殆殲。而掩擊何敢爾。其用兵詎可測邪。翊早引去。

長篠之役。君謂烈祖。信長若先我而戰。則我無勇也。請先之。烈祖深然其言。選精弓銃者付

之。君下馬舞槍先登。甲將山縣昌景。督精兵。鼓譟而來。君退。發弓銃如電。山縣退。輒復進戰。如是者數。信長諸將。為馬場內藤所感。走入柵。莫敢復出。惟發銃數千。君一軍殊死戰。呼聲動天地。信長遙望見。謂侍士曰。有兩士善鬪。一挿金蝶翅於腰。一背旗畫黑圈。以為敵歟。倏在吾師。以為吾師歟。倏在敵衆。神出鬼沒。英姿颯爽。彼何人也。侍士馳至。問之。曰。挿蝶翅者。為大久保忠世。畫黑圈者。其弟忠佐。信長嗟賞曰。兄弟絕代。驍勇。吾將士未有其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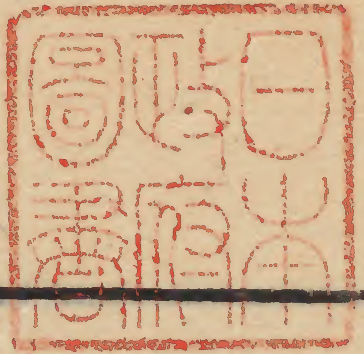
烈祖與武田勝賴相持大井川。會霖雨。一夕岸大崩。聲震數里。吾師以為甲師奄至。全軍大擾。制之不止。君使人擎燭籠於牙營。戒曰。此吾還。凝立勿移。乃馳至前軍。呼曰。汝等不見牙營燭籠不動乎。將堅陣而戰。何惶擾乃爾。由是前軍頓定。又馳至牙營。呼曰。前軍整兵待敵。而騷擾未止。無受擲揄乎。由是中軍亦定。人稱其機敏。烈祖與信長定甲信。信長死。二國又亂。乃命君平之。初甲將依田信蕃守二侯。君圍之。援兵不至。城將陷。君喻之使降。對曰。吾主存亡未詳。請開

城去。君許之。聞勝賴定死。迎寘二侯。至是謂烈祖曰。甲將多英武絕人。若信蕃義勇。則不易得。柴田七郎獲罪。潛居多年。願赦二人。使入濃信二州。聚其宗兵。討國人不從命者。必能鎮定。其功勝於用數萬甲兵矣。烈祖從之。二將入濃信。拔諸城。遂平之。烈祖喜。賜信蕃舊封佐久郡。并甲駿之地。凡十萬石。置君及柴田於甲鎮。撫之。兩州叛亂。纔七旬而定。

大久保相摸守君忠鄰君幼稱新十郎。智勇材力。不讓乃父。為儲君中

納言公傳。文祿四年。烈祖暨台德公。在聚樂之邸。烈祖將歸江戶。密謂公曰。關白秀次。必當叛太閤。彼雖情好甚深。不可黨也。後秀次果圖不軌。為秀吉所疑。欲托烈祖謝之。知不可得。乃將奪儲君為質。黎明遣使請饗晨羞。君察之。對曰。寡君幼。每旦晏起。願俟其起告之。使還。即潛使土井利勝護公入。伏見有頃。使者復至。君應之曰。寡君昨與人約茶讌。拂曉赴之。某鹵莽。不勝惶恐。使者復命。秀次齟齬久之。無何。發覺見誅。

馬場某上封事劾君。烈祖與本多正信議。令君入京。申天主教之禁。翌年。收小田原。命京尹板倉勝重。付君於井伊氏。寘江州。勝重奉命詣館。君方棋。聞之。神色不變。終局。叔子徐起。披衤衣。出聽命。甚恭。無幾。微愠色。從臣大怒。以為寬。欲鬪死。訛言四起。輦轂騷然。二條城闔門戒嚴。君譙責從臣。悉舉鎧仗付京尹。逕入江州。居焉。井伊氏深憐之。欲為愬。寬君曰。不可。若辯誣。明已無罪。是彰君過也。寧死不忍為之。井伊氏感歎。或曰。君以勲舊長子。而智勇過絕人。為兩府



所慶。蓋正信譖之也。先是上田之役。君士卒有
 功。正信以為犯軍令。誅其隊長。君不懌。遂有隙。
 正信因陷之。寬永中。賜其孫正朝。加納五萬石。
 貞享中。賜舊封小田原十萬石。

